

沪 剧

陶福增休妻

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整理
文牧 幸之 金法执笔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本劇是根据滬劇傳統劇目“僧帽計”整理的；曾作了較大的增刪和修改。原本結構是由三條綫交織而成。一條是李萬春調戲蘇鳳英以及計謀逼嫁，酒醉露供的情節；一條是陶福增休妻求妻；還有一條是李萬春兩次求計于義兄李萬根以及兩人爭風醋殺等等。我們認為過分錯綜複雜的情節影響了主要內容，而李萬春弟兄的議計、醋殺等是節外生枝，把它刪除了可以使情節更形緊湊，所以刪除了李萬根這個人物。同時把李萬春——原來是個漏網的大盜，改寫為陰險好色的紈褲子弟，并另添了個助紂為虐的惡奴。此外又把李萬春殺害乞丐、誣害蘇父謀命而威脅逼嫁及洞房中乞丐鬼魂出現，驅使李萬春自露罪惡陰謀等情節，刪改成現在這個樣子。整理本是以蘇鳳英為中心人物來處理的，所以又加強了這方面的戲。

本劇是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傳統劇目整理組集體整理的，并演出了兩次。這次將它出版，希望讀者能提供寶貴意見，以便作進一步的修正。

文牧、幸之、金法 1957年1月

陶福增休妻

〔滬 剧〕

人物：苏鳳英

陶福增 她的丈夫，落第秀才。

苏長春 她的父親，米店主人。

苏 妻 她的母親。

李万春 苏州某地主之子。

小 廝 李万春的惡僕。

三 信 苏長春米店伙計。

地 保

羣众甲、乙

第 一 場

時間：古代。清明節前的一個上午。

地點：陶家門外。

布景：大門閉着，隔壁屋子（房間）的窗子却是开着。場地上晾着一件衣服。隱隱傳來寺

院的鐘鼓聲。

〔陶福增自外上〕

陶福增：（唱“基本調”）

昨日進城訪友親，
欲尋家門館教學生。
唉！

徒勞往返落了空，
今晨快快回家門。（甩）

〔鐘鼓聲傳來，陶遙視着〕

陶福增：（唱“基本調”）

三官堂里鐘鼓鳴，
香客紛紛拜靈神。

（唱“懶畫眉”）

靈神啊，

（唱“三送”）

為何我滿腹文章難及第，

（唱“基本調”）

甘羅十二為丞相，

我陶福增幾時能名登金榜跳龍門。（甩）

朝廷不明，奸臣當道，不要說飛黃騰達，
只怕再過幾年連一家衣食也難維持了！

（到門口）娘娘開門，呀，她到哪里去了？

娘娘！鳳英！（開門入內）

〔蘇鳳英上〕

蘇鳳英：（唱“基本調”）

身在菜園心不定，
思念我夫陶福增，
他為了尋找門館進城去，
一夜不歸為何情？（甩）

相公我在这裡，門館之事可有回音？

陶福增：（搖頭不語）

蘇鳳英：相公，你的老東家倒是托人帶信來了。

陶福增：難道這張剝皮還想請我去教書？

蘇鳳英：是的，有聘書在此，他還願意另加二兩修金。（掏出書信，交與陶）

陶福增：（冷笑）哈哈，（連看也不看，便把信撕了）

蘇鳳英：相公，你……

陶福增：（唱“基本干板”）

張剝皮生來心腸狠，
自私自利太欺人。
當初嫌我修金貴，
說我學問平常誤學生。
又說我，新婚之後腳頭散，
氣得我，劈斷了這張冷板凳，

情愿在家吃老米飯，
不愿再上他家門。(甩)

苏鳳英：(唱“基本調”)

有錢人本來人情薄，
常帶三分勢利心，
既然他低头伏小又來請，
相公啊，就把以往之事作罢論。(甩)

陶福增：(唱“干板”)

好馬不吃回头草，
君子人窮志不貧。(甩)

苏鳳英：(唱“基本調”)

相公啊，
我家是不种田來不种地，
也不是收租米吃飯高牆門，
歷年來積蓄也有限，
坐吃海干山要平。
相公啊！

(唱“拟綉腔”，見曲一)

莫以为眼前只有夫妻倆——

陶福增：怎么？

苏鳳英：(接唱)不久就要三个人。

陶福增：真的么？

苏鳳英：（点点头）

陶福增：（唱）我与你三年夫妻多和睦，
就是缺少一脉根。
常言道，早生貴子甜如蜜，
老來無后苦伶仃。
如今你娘娘有了喜，
我好象，得着天上一顆星。

苏鳳英：（唱）是男是女未知曉，

陶福增：（唱）娘娘不必多担心，
就生下女兒也高兴，
有好娘，养好女，
你养的女兒我称心。
从今后，重的生活請人做，
輕的事情——有我陶福增。

苏鳳英：（唱）相公不要惹人笑，
被鄰居笑話难为情。
你还是听我相劝教書去，

陶福增：（唱）再过一时也不要緊。
待等你孩子來生下，
然后出門也安心。

苏鳳英：（唱）相公你莫愁家內事，
鳳英自己会当心；

而况你不久还要赶考去，
也需要一筆盤費銀。
要靠你現在多積蓄，
將來就不必求旁人。

陶福增：（唱）不讀書不知师生义，
不成親不知夫妻情。

娘子，我就听你之言，待我准备准备明日
就去。

苏鳳英：我看还是今天先去給他一个回音，讓人
家也能放心了。

陶福增：也好，吃了飯去吧。

苏鳳英：好得路也不远，去了回來吃吧。

陶福增：（想了想）好。

苏鳳英：我送你一段。

陶福增：不要送了。

苏鳳英：是要上水桥去。

陶福增：我來帮你。（夺过菜籃）

苏鳳英：看你，这个菜籃你还怕我……

〔兩人边說边進場〕

〔李万春，小厮同上〕

李万春：（唱“拟陽血”，見曲二）

閑來無事去游春，

尋花問柳散散心。

〔取出鼻烟瓶，吸烟〕

小 廝：少爺！你看！（指陶、蘇下去的方向）

李萬春：（頓時如喪魂落魄似地）呀！好一個美人呀！

（唱）头上梳起盤螺髻，

烏油油的青絲耀眼睛，

楊柳腰，苗條身，

好比月里嫦娥下凡塵。

要是弄到手，

就死也甘心！

小 廝：少爺，可惜她是有夫之婦！

李萬春：你怎么知道？

小 廝：我早就看見一個秀才模樣的人，在和她講話。

李萬春：唉！好一塊羊肉竟落在狗嘴里，可惜，可惜！

小 廝：看，她在過來了。

李萬春：嗯！（一想）小廝，這里雖是小路，恐怕有人過來，你過去給我望風好了。

小 廝：是。（下）

〔蘇鳳英回上〕

李萬春：（迷花着眼，故意）大嫂，我要請問一訊。

苏鳳英：叔叔，你要問什么訊？

李万春：这里是……

苏鳳英：陶家村。

李万春：这里有位秀才，他叫……

苏鳳英：可是陶福增先生？

李万春：正是，正是。

苏鳳英：他就是我家先生。

李万春：巧啊，巧啊！正好問着先生娘娘。

苏鳳英：問起我家先生，不知有何貴干？

李万春：嗯，有事定要与他当面商量。

苏鳳英：啊呀，他剛才出門去了！

李万春：这倒不妨，我等他回來就是。

苏鳳英：既有要事，待我叫他回來还來得及。

李万春：別忙，与先生娘娘談談也是一样。

苏鳳英：請問究为何事？

李万春：（唱“拟陽血”，同曲二）

大嫂，家住姑苏称豪富，

木子姓李字万春，

（唱“数板”）

久聞先生才学好，

特來聘請教学生，

按月薪金二十兩，

这一点聘礼莫嫌輕。

苏鳳英：叔叔，聘金之事，待我先生回來再說。

李万春：大嫂尽管收下。

苏鳳英：不能收下。

李万春：尽管收下。(給錢調笑)倒是难下手的！

苏鳳英：賊头狗腦不是个好东西！

李万春：此地講話不便，到里面去談吧！

苏鳳英：喔！我家相公回來了，相公，有人請你教書。

李万春：(回头窺看，知道上当，回身搶住籃子) 哈哈！你也會騙人嗎？大嫂！

(唱“陽血夾數板”)

我是替你不服氣，
在窮人家中受苦淒，
陶福增是个窮書生，
你娘娘是个天仙女。
你是鳳凰他草鳥，
草鳥怎能与你鳳凰飛。
要是嫁給我这样的好丈夫，
吃称心來穿滿意。

苏鳳英：放手，來人！

李万春：不要鬧。(抓住鳳英)

苏鳳英：(怒極一掌打李)捉賊……(進門)

李万春：(急躲下，見四下無人，便又安心)

哼！你这个女人心腸倒狠呀！

(唱“散板”)

好，倒象七煞那里动了土，

在老虎头上拍蒼蠅，

你打了別人倒还罢，

打了我輩李万春！

嘿！寒天吃冷水，

点点記在心，

你算是規矩正經人，

哼！偏教你家翻宅乱不太平！(甩“三角板”)

(正在想陰謀詭計的时候，小廝上)

小 廝：少爺！(李一怔)得手了么？

李万春：唔！(搖頭)

小 廝：(不信)少爺，你不要騙我，还吃了酒呢。

李万春：不要胡說。

小 廝：还說沒吃，看你臉上吃得紅紅的。

李万春：(摸了摸臉)唉！挨了打了！

小 廝：怎么？好家伙！

李万春：看她有得好过！(一想)你快到那边庙里

去，好歹給我弄頂和尚帽來。

小 廝：做什么？

李万春：我自有道理。（交耳）

小 廝：好！

李万春：有办法嗎？

小 廝：放心，不要說一頂，就是十頂也有办法。

李万春：那你快去，我就在桥头等你。

小 廝：是。

李万春：嘿！嘿！看你逃得了我的手掌！（下）

〔稍歇，苏鳳英輕輕開出門來見無人，便提米淘籬上〕

苏鳳英：青天白日，竟会有这种下流人來！（看見衣服干了，便先收下，折好，从窗口里放了進去，把窗放下。便又拿了米淘籬，走向水桥）

〔李万春和小廝上，李手拿僧帽，命小廝望風，自己去推門進，向窗口探望〕

小 廝：少爺！少爺！有人來了！

李万春：走！（越窗而出）

〔鳳英絲毫不知，進屋關門〕

李万春：（和小廝又出來）小廝！

小 廝：嗯！

李万春：馬上到茶坊酒館去講坏这个女人偷和

尙，不規矩，講坏她的名譽，出出我一記耳光之氣。

小 廝：是。（欲下）少爺，你看，方才看見的那個秀才回來了。

李萬春：（看了看）是他么？

小 廝：是的。

李萬春：（一想）好，來得真巧！（对小廝耳語，小廝點頭）
〔陶福增上〕

李萬春：雖然這家女人不規矩，你也不要到處亂講，傳了開去，倒害她丈夫難做人。

小 廝：她丈夫也太胡塗了，連老婆在家偷人都不知道。

陶福增：二位在講些什麼呀？

小 廝：喏，這家人家的女人青天白日偷和尚。

陶福增：啊……你不要講坏人家。

小 廝：是我親眼看見的么！看這個和尚進去，那個女人關門，到房間里二人真要好，女的還到廚房里弄茶弄菜，待他，實實在在的事情，怎麼我講坏人家。

李萬春：這位相公，事情確是真的，我見他在窗縫里張望，我也就張了一眼，這女的，到廚房去了，那和尚先把頭上的帽子脫下來，

望桌上的衣裳里一放，又脫下僧衣來，我倒耐不住了，喝了一聲，那和尚聽見有人，急忙披上僧衣，就逃了出去。

小 廝：我看他禿了頭，望那邊溜過去的。

陶福增：難道真有此事！

小 廝：難道會騙你不成！

李萬春：我們不過是閑人談些閑話罷了，唉！不過誰要是娶到這種女子，真是家門不幸，丑事傳到外面去，叫做丈夫的哪有面目做人，這位相公，為了人家的名聲，你也不要隨便告訴別人啊！

陶福增：是！說得有理！

李萬春：再見！

陶福增：再見！（難過地）

（唱“三送”）

青紅皂白難分辨，

家門怎會遭不幸，（甩“基本調”）

（想了想）難道真有這事？

……不！不會！

（唱“基本調”）

三年來夫妻情義深，

我的心曉得她的心。

牙齒不曾高低過，
重話尙未講一聲。
娘娘待我多麼好，
決不會干出壞事情。(甩)

(想了一想)

呀！

方才他說得有凭又有據，
和尚帽還在我家門。
常言道，
畫龍畫虎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再想)
還是進去看一看，
有沒有僧帽才分得清，(甩)
〔推門見關着，轉過身來，看窗口，見窗口沒
关上，便開了窗取出衣裳來，果見僧帽，看呆
了〕

啊！果然，你這賤人啊！

(唱“三送”)

竟會干出傷風敗俗事，
貪淫賤婦骨頭輕，
我陶福增未曾待錯你，
要害我陶家出臭名！

怪不得你今天催我張家去，
原來你早已約就有私情。（氣極）
我还是三拳兩腿打死她，

（自思）慢！

只怕驚動四鄉鄰，
事情傳到外面去，
害我一世難做人，
還是將和尚帽子帶到蘇家去，
叫她爹娘領回娘家門。（甩）

（再一想）不，他們知道女兒偷和尚，只怕
死也不會到陶家來了。……嗯，有了！

（唱“基本干板”）

有事只當無介事，
請她爹娘前來吃清明，
讓他們親眼看看和尚帽，
然後我一封休書退回娘家門。
悄悄休回娘家去，
神不知來鬼不明。（甩“三角板”）

對！就是這個主意！（急將僧帽照樣放好）賤
人啊賤人！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
叫你爹娘前來，看你怎樣做人！（下）

〔幕下〕